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

北山有杨

刘宁坤(山东农业大学)

疾风骤雨蹂躏着臂粗的枝干，仿佛要掐灭白杨树钻天的理想，仿佛要喝止叶子的呐喊，仿佛要冷却一树绿色的火焰。周遭的玉米中枪倒地，西瓜棚四仰八叉，雨的枪弹又朝我射来，迅疾，稠密，亢奋。雨声淹没了哭声。风像赶牲口一样将我赶出瓜田。一记惊雷，恐惧，无助，我踉踉跄跄扑到白杨树下，抱着头等待下一记惊雷。

依偎树下，皴裂的树皮粗糙硬实，仿佛外公布满老茧的手抚上肩头。然而那时那地的雨中，我便那么轻易地，从一棵白杨树上体味到了来自亲人的安全感。

后来，从安全知识小课堂上得知，雷雨天气，在大树下避雨，不单容易被断枝砸伤，甚至还会遭遇雷击。想到少年时的经历，对此观点还是有点抵触。大树，尤其是高大的杨树，在我困于风雨孤立无助的时候，不是给予了我宽厚的依靠吗？现在想来，我知道那更像是一种精神庇护，可固执的念头仿佛一棵树，伴我长大，如影随形。直到我随着人潮涌入山海，理性思维在安全常识地哺育下渐渐丰满成熟，我已经不需要在树下躲避风雨。观照镜中的自己，我仿佛看到了一棵树，一棵正独立直面风雨的白杨树。

经受了十数年风雨洗礼，一株幼苗终于有了树的样子，青涩，高挑。为了最后的蜕变，便沾满烟尘奔向远方。那一径长途，坎坷跌宕。跋涉中也积攒下丰厚的雨露阳光，绘出年轮的纹理和底样。

衣带渐宽终不悔，一定是因为爱情吗？

独自踏上驶往高校的列车，是一场精心规划的成人仪式。步入成年，又仿佛是在一瞬间完成的，那一刻，自强不息的意识冲撞着胸膛，似滚烫的马蹄踏过山岗。

列车向家的反方向越驶越远。钢轨的轧轧声，含着铁骨的铮响，融入血液与精神。我知道那是一个青年开始萌动的方刚血性。

乡情切，故乡远，离愁别绪中尚残留着雨季的青涩。当视线落在远处田野上的白杨林，便生出另一种心绪来。那些白杨树蓊郁挺拔，于辽阔的原野中站成防风的长城。长城内外，庄稼翻滚着波浪，仿

佛一片充满生机的海洋。

那么，我当立于何处？

一棵白杨走到别处，被安放进树坑，浇水，剩下的事情就靠自己了。根扎得越深，身子便越安稳，整棵树也愈加有精气神。狂风也好，骤雨也罢，乃至山洪海啸雷霆奔突，也撼不动它坚实的位置。生存二字，不是技能叠加技能那么简单，不是枝繁叶茂便可以高枕无忧。大地仁厚，驰骋在广袤的原野，气质与韧性终是生命的密码和底色。然而许多树竟长成了草，任风吹作飘蓬。

“德者，本也。”白杨树坚守着一棵树的道德，耐得住自然法则的考验，经得起暖风酥雨的诱惑，巍然屹立。立德犹如立根，德不立，根不存，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去年暑假，我与同窗远行内蒙，开启草原之旅。行程过半，傍晚歇宿在翁牛特旗青年客栈。大家存放下行李，相约到街上逛逛，尝尝当地的小吃。转过街角，霎那间便被道旁的白杨树迫住了。这些白杨树疏朗壮硕，看起来并不算高大，却精干爽利。满树叶子嶙峋着瘦骨，晚霞天光自叶间泄漏下来，筛成一片片碎琉璃。华北平原上的白杨高大挺拔，叶宽过掌，而面前的白杨，整壮，遒劲，叶小及拳。一个气宇轩昂，灼灼有文士风骨，一个英气逼人，凛凛见武士标格。

向同窗请教，说是小叶白杨，固沙造林的重要树种。想到旗北的玉龙沙湖，瀚海迢递，这种白杨生长于此地，是物尽其用，恰到好处了。无论中原与北疆，囿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白杨树的外形略有差异，却是同一科属，根植于华夏大地，同生共长。如果一个人，尤其行将完成学业的学子，毕业后能在一个岗位上人尽其才，其隽美也不输一棵白杨树吧？

曾在《诗经》中读到过“南山有桑，北山有杨”的句子。当时并不解其意，疑惑为何不是南山有杨。经过这一路跋涉，看到这里那里的白杨，才幡然明白过来。无论在哪里扎根，它们不挠的韧性决不会受制于地理环境的藩篱，因地制宜，努力生长，长成一棵棵嘉木，又为弱小者提供庇护，为大地生机扎扎实实地缝上一个针脚。

滨江公园小记

张恒利(汶上)

到南通，怎能不到滨江公园！

滨江公园是看长江落日的最佳地点。奔赴公园的路上，太阳羞涩地躲在灰云后面，“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仍心存侥幸，盼望到了江边能云开雾散观落日。

下车，公园入口处不远，左手边即有一笔直矗立的石柱映入眼帘，枯褐如漆，石纹似水纹自上而下流动，我立马想到了独山岛神石，这石柱莫非是独山岛神石的兄弟姊妹？望向顶端，竟有一蓬野草盎然其上，刚毅与柔美和谐共生于石柱之上。

急匆匆赶往江边，唯恐与落日失之交臂。幸好，远方天际“犹抱琵琶”的太阳还在，橘黄的光挤破薄云洒在江面。光芒虽然吝啬，也满足了我看落日的奢望。江面粼纹如缎，来往船只悄然滑过，与运河边上的船只何其相似！远望去，江边码头数座塔吊铁臂悬垂，随时待命，

停泊的几百艘船只摆出沙场点兵的磅礴气势。烟波浩渺，沪苏通铁路桥跨江穿越，朦胧若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观就在眼前。

沿着滨江路悠然前行，草木蓊郁，芦苇茂盛。一路上，遇见怡然自乐的黄发垂髫，婴儿车上的小家伙朝我“嗯嗯啊啊”，手舞足蹈；遇见蹲坐在石阶上的妙龄少女，一只纯色小狗在她的身边偎依；遇见骑共享单车的成群结队的男孩女孩呼啸而过，激情澎湃的青春在江面上荡起片片涟漪。

江面苍茫辽阔，波澜不惊，“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的壮观景象只能靠想象来完成了。伫立江边，机船往来，水天一色，“始觉今朝眼界开”。

期待下次能遇见橘红落日，灿烂晚霞，登临狼山，与王荆公同样发出“阊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的感叹。

运河游梦

程振柱(兖州)

仲夏的风，解开时光缆绳
济宁的阳光，跃上运河游船
粼粼波光，似岁月的信笺
写满往昔繁华的诗篇
两岸垂柳，轻拂历史长卷
古老楼阁，在烟霭里浮现
桨声推开尘封的画卷
水纹蜿蜒，诉说着从前
船行悠悠，驶向南阳古镇
天边云霞，宛如梦的序言
风中飘来，久远的呼喊
似是商贾游子心底的眷恋
听，浪花在船舷低吟浅唱
看，古镇轮廓在眼前舒张
在这运河波光间沉醉
时光与梦，在此刻悄然归航

慰藉(外一首)

常益鸣(汶上)

有人因花开而微笑
也有人因无果而悲戚
但荆棘耐不住严冬的酷刑
花瓣也没能留下什么背影
给匆匆而过的四季

在仓皇中失足的骤雨
捅破了云雾手里
还在襁褓中沉睡的初旭

它们好似一群寂寞的残影
抚摸着自已孱羸的脊背

那些渐落的尘埃
盖住我斑驳的泪迹
也在宁静中融化成一抹春泥
孕育出了冉冉生机

太阳

每一天醒来后
我都喜欢观望，那颗
从地平线冲上天际的太阳

那颗不知疲倦的太阳
用光芒照亮了万物的生命
也帮我指引出了未来的方向

它，提醒着稚嫩的我
别把宝贵的勇气
丢在昏昏沉沉的梦境
还告诉我，千万别忘记
用耐力和努力
才能寻到幸福的模样